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38
29 June 1976

CHINESE

第一九三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威尔斯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圭亚那)

洪加沃先生

周南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卡瓦利埃里先生

安培勋先生

本哈亚勒先生

马哈茂德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松德贝格先生

马立克先生

托马斯先生

夏尔先生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

依照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的规定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S/12090)

主席：现在我根据第一九二四次和第一九二八次及第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次会议所作各项决定，在理事会的同意下，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和其他成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及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林、保加利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波兰、沙特阿拉伯、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参加理事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阿拉伯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表团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胡特先生在理事会议席就座；阿富汗代表西迪克先生；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巴林代表萨法尔先生；保加利亚代表格罗泽夫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塞浦路斯代表罗斯迪斯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斯密德先生；民主也门代表阿什塔勒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匈牙利代表班亚斯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伊拉克代表扎哈维埃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布伦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摩洛哥代表扎米先生；阿曼代表塞义德先生；波兰代表雅鲁谢克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索马里代表

侯赛因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及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理事会各理事国：我刚才收到了卡塔尔代表的信，他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理事会议程上的问题。因此，我提议。根据通常惯例，并在理事会的同意下，邀请卡塔尔代表依照宪章第 31 条及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理事会议席座位有限，我请卡塔尔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通常的了解是在他要向理事会发言时，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理事会，一个与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有关的决议草案已于今晨会议时提出。这个由圭亚那、巴基斯坦、巴拿马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载在 S/12119 文件中。

现在理事会重新开始审议这个议程项目。

本哈亚勒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同其他各代表团一起为部长先生今天到这里来主持我们的讨论表示非常高兴。我看到一位杰出的第三世界儿女主持理事会的工作觉得非常光荣。我也要向贵国致敬意，因为它采取拥护解放和平和正义等崇高目标的坚定立场。

我特别高兴对杰克逊大使的才智和技巧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极大愉快，这些才智和技巧大有助于理事会本月份工作的顺利进行。

值此美国驻贝鲁特大使及其同行人员亡故之际，我要向出席安全理事会的美国代表团表示我国代表团的哀悼。

安全理事会于漠视巴勒斯坦人民权利近三十年之后，第一次开始较多注意到巴

勒斯坦问题。理事会于今年年初开始辩论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全面参加辩论。而且，本理事会也是第一次把按照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规定给予理事国的同等权利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还有，理事会已在这一月中注意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症结所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些步骤都在反映大会工作的连续性。大会已于具有历史性的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两个决议——第 3236 (XXIX) 及第 3237 (XXIX) 号决议。第 3236 (XXIX) 号决议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包括不受外来干预的自决权及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该决议也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重返他们被迫离开的家园和产业的不可剥夺权利，并号召他们重返。第 3237 (XXIX) 号决议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并把联合国观察员身分给予该组织。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作出的这些决定和行动都反映联合国的态度和国际舆论已有重大转变和发展。而且，这种决定和行动也显示普遍对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不可剥夺权利的斗争有了有利的反应。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第 3376 (XXX) 号决议重申其第 3236 (XXIX) 号决议，并决定成立一个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该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的福尔大使、报告员马耳他的高奇先生及委员会全体成员都献身工作，竭诚努力，我要趁此机会对他们表示敬意。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于十九世纪末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面对生活在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不良起了反应，一面又受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都以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作为他们的目标，使世界上所有犹太人都可在那里聚在一起。

正象阿拉伯祖国的任何其它地方一样，许多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一直是阿拉伯人的土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出了种种努力，利用任何一个机会，以赢得西方国家的支助，使阿拉伯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变成一个排他的犹太国。当时最强有力的超

级国家英国发布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鲍尔弗宣言，保证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这个文件的起草只能说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个显著的阴谋。

必须注意的是：在宣布鲍尔弗宣言时，尽管已作出种种努力鼓励全世界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但在巴勒斯坦总人口约70万人之中犹太人仍未超过56,000人。当地的犹太人和新的犹太移民，一起才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八，拥有巴勒斯坦的土地百分之二点五。而且，甚至在英国控制了三十年及举办集体移民和土地收购之后，犹太人还是只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只拥有土地的百分之六而已。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民作出了一连串的野蛮侵犯行为，造成了数十万居民的流离失所，迫使他们远离他们的家园和土地，开始度着新的难民生活。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扩张主义政策并不以巴勒斯坦一地为限。扩张主义的真面目，因发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战争，侵占了西岸、加萨走廊、埃及的西奈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才暴露出来。

巴勒斯坦人民除了继续斗争反抗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本体以求恢复他们的权利之外，也没有其它的选择。巴勒斯坦人民的这种斗争越来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识并且也特别受到了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阿拉伯人民，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在内，将继续进行他们反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本体的激烈斗争。只要巴勒斯坦问题继续存在，我们这一部分的世界便永远得不到和平。只有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本体从所有的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走，承认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的民族权利的时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恢复这些权利是中东问题解决办法的核心。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便须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把所有巴勒斯坦人民都包括在内的民主的非宗教性国家，不管他们是回教徒、基督徒或者犹太人，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我们辩论的这一阶段极宜重述我国代表团对于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立场。由于这两个决议已因联合国内外所发生的各项事件和演变而失去作用，它们与作为中东问题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的范畴已毫不相干。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正是本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的时机，以使巴勒斯坦人民能获得他们的权利，重返家园，并根据巴勒斯坦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原则来决定他们的未来命运。我们相信这才是能导致中东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唯一办法。

如果我们的理事会不能作出具体贡献，解决巴勒斯坦的悲剧，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阿拉伯弟兄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助下，一定要继续他们的斗争，以达到他们的正义目标并获得他们的民族权利。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对我国，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克逊大使和我本人的夸奖。

夏尔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部长先生，看到你主持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你来此出席是安理会的一大荣幸，也是贵国重视联合国的明确表示。本代表团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安理会第 1927 次会议上曾说过，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之间保持着友谊和紧密联系的紧密联系。为了这个理由，本代表团看到你在安理会审议这个重要问题的时候主持会议，感到非常高兴。同样地，本代表团也要对杰克逊大使在六月份既能干而又精力充沛地领导安理会的讨论，表示满意和感谢。他以智慧、老练、诚意和公正做出这样的成绩。前面几位发言人说得对，六月份是安全理事会极为忙碌的一个月，它必须处理许多重要而且有时甚至是迫切的问题。然而，贵国常驻代表和圭亚那代表团里他的同事本着协作精神，竭尽全力来做好安理会的工作。我们赞扬他们的努力。

关于美国驻黎巴嫩大使梅洛伊先生和他的同事被杀害这件事我也愿向美国代表团表示本代表团的哀悼。实在的，所有用暴力而使人丧命都是悲惨的事。

本代表团很高兴见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和我们一起出席安理会。当我们审议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应该让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代表出席。在这一点上本代表团为以色列拒绝出席安理会这一系列会议的行动感到困扰。以色列是由联合国产生的，本代表团希望以色列能对联合国表现出更多的合作以及更大的关心和尊重。

安理会再度受理中东问题，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三次了。这次，安理会审议第 S/12090 号文件内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二十国委员会完成了这份综合性的报告，我愿借这个机会向它祝贺。在这一点上，让我向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大使福尔先生和其他职员致谢，因为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委员会完成了这份重要的报告。

该委员会是根据大会第 3376(XXX)号决议设立，来审议和建议一项关于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执行方案的。因此，委员会本来就应当致力于处理该决议提到的问题。

正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大会才认为应当设立二十国委员会。过去，本代表团曾指出，把巴勒斯坦问题仅仅当作难民问题来处理是自欺欺人。这种不顾中东现实的推诿手段不能为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相信，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二十国委员会才拟定报告第 59 段，全文如下：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因此委员会强调认为如果不充分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就无法拟出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S/12090, 第 59 段)

因此，本代表团不能接受该报告不平衡的确说，也不能接受我们收到的报告是偏袒一方的说法。

就象我所指出了的，委员会的任务是着重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任何中东问题解决办法的基本因素。委员会非常清楚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整个中东问题之间的关系。因此，它详尽讨论问题的这一方面，这在该报告的各节，尤其在第 H 节中反映出来。因此，没有理由为了委员会致力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问题，就指控委员会把问题孤立起来加以处理。因为除非确认了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等权利，中东不可能有公正和持久和平。这就是二十国委员会在建议中希望达到的目的。

本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绝对不能漠视这份报告，我们认为它包含了许多重要成分，包括下列几个在内：(a)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等权利；(b)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c)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退；和(d)该区所有国家在被承认的疆域内和平生存的权利。

被迫离开家园和被降为次等公民地位的巴勒斯坦人民盼望国际社会帮助他们争取权利。巴勒斯坦人民受苦太久了，等待太久了。国际社会本着良知，不再默许这种不公正情况的时候已经到了。联合国是为了保卫全人类尊严和正义而创立的，不能在灾祸降临到巴勒斯坦人民头上三十年之后，仍然把他们的问题装着无足轻重。在这种持续的不公正状况下，我们无法希望在中东获得和平，因为和平与

不公正不能共存的。我们经过审慎考虑的观点是：安理会有机会、也有责任就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做一些事。除了确认他们的权利之外，安理会又如何能以其他的办法恰当地向坚毅英勇的巴勒斯坦人表示敬意。

本代表团就是基于这些考虑，全力支持载在二十国委员会报告中的各项建议，并把该报告推荐给安理会。

我很荣幸，能代表圭亚那、巴勒斯坦、巴拿马和本国代表团，提出载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第S/12119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

序言部分第一段提到我们审议的主题，也就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我们是遵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所载的要求，对该项目进行审议的。

序言部分第二段很清楚，不说自明。

序言部分第三段提到，安理会审议了S/12090号文件中依照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向安理会提出的二十国委员会的报告。

序言部分第四段提到，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尚未得到公正解决，因此阿以冲突正日益加剧，并继续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深切关怀这种局势。

序言部分最后一段强调，要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除了别的以外，必须在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基础上，找出巴勒斯坦问题公正的解决办法。

执行部分第1段注意到二十国委员会的报告，也正是我们许多天以来在安理会进行的工作。

执行部分第2段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有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包括重返的权利和在巴勒斯坦实现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我们认为安理会为反映世界社会的愿望，至少应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基于这些观点，我代表各提案国，将该决议草案推荐给安理会。

主席：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国、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卡塔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贾马勒先生(卡塔尔)：我确实感到荣幸，能在圭亚那外交部长先生的主持下，向安理会发言。你的出席表现出贵国重视世界正义与和平的事业，特别是我们目前审议的主题，巴勒斯坦人民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问题。我也愿借这个机会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圭亚那常驻代表杰克逊大使的感谢和赞赏。他的能力和专心致志值得表扬。主席先生，为了安理会允许本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我也愿通过你向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感谢。

我要加入前面几位发言人，对两周前梅洛伊大使及其随员在贝鲁特悲惨去世表示最诚挚的感伤。我要向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转达我对这件不幸事故的哀悼和同情。

同样地，为了他们持久不懈地审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我要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大使福尔先生和该委员会成员致谢。

成千成万无辜的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悲惨地死亡是该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立国起，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执行种族主义政策，对巴勒斯坦土著阿拉伯人歧视，并把他们驱散到各地，这是引起该区一切冲突和战争的原因。此外，南非警察压迫徒手的示威者和学校儿童，终致引起迄今已有上百人丧生的那些事件，都是对全人类所犯的罪行。使得安全理事会上周召开紧急会议的局势必定会唤起某些人的良知他们能够强迫南非种族主义者种族隔离政权确认人口中占多数的土著的权利。我们当前的问题是：通过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和它们同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互相勾结，殖民主义仍在第三世界继续存在。

本代表团希望参加这次辩论是基于原则的立场也是基于本国政府的一项信念，即它深信现在正是时候，来审议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办法，以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个在中东和整个世界经久不断地引起紧张和冲突的来源。

安全理事会接到按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通过的大会第 3376(XXX)号决议设立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载于该报告第二部分的委员会建议构成一项旨在使巴勒斯坦人民得以行使大会第 3236(XXIX)号决议第

1, 2 两段所确认的权利的执行方案。该决议明确地规定了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受外来干预的自决权利和民族独立和主权权利。该决议:

“又重申巴勒斯坦人民重返他们被迫离开的家园和产业的不可剥夺权利, 并号召他们重返。”

任何人重返祖国的权利一向被确认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普遍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 13 条第 2 款规定: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 包括其本国在内, 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基于这个立场在报告 (S/12090) 中提出一系列建议: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因此, 该地区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能不充分考虑到:

“...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 (S/12090, 第 59 段)

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 联合国, 尤其是安全理事会:

“应采取适当行动, 协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重返家园收回土地和财产的权利。” (同上, 第 64 段)

本代表团认为, 中东局势不仅构成对该地区和平的威胁, 也是对整个世界国际安全的威胁。巴勒斯坦人民那些在《联合国宪章》、一九四八年以来通过的无数决议和《人权宣言》上奉为圭臬的最基本权利继续被剥夺一天, 则国际和平与安全就一天不能得到。我深信在这个问题公正恰当地从根解决之前, 中东局势仍将处于持续的混乱状态: 时而战争, 时而停火。

现在很显明, 近几年来事态的发展影响了世界舆论, 使它终于理解到, 不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 就不可能在中东带来安定。本代表团坚信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是走向提供一个范畴的积极步骤, 在这个范畴里, 巴勒斯坦人民以他们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代表能在他们合法的祖国行使自决、主权和独立的权利。

主席先生，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要向安理会呼吁在你英明地领导下，用它一切可用的办法施加压力，使以色列占领军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从所有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撤走。我们认为安理会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阻止设立以色列居留区，撤除现有各居留区，禁止以色列在那些领土上改变人口成分。联合国决议确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其正式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如果以色列再坚持，拒绝执行联合国那些决议，则安理会不应畏惧对以色列进行惩罚性制裁。

本国政府认为，安理会有充分信用和道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足以影响事态的进程，在中东取得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我促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把握住这个机会，无畏地通过决议，认可二十国委员会的所有建议，以之作为减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痛苦和防止该区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的第一步。

主席：我谢谢卡塔尔代表对我国、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克逊大使和我本人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塞浦路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我要追随前面几位发言人，对阁下给我们审议的问题争光，亲自到场，施展你的领导才能和决心，主持会议的进行，表示我们的热烈欢迎和满意。我很高兴地指出，与我国有最好友谊关系的贵国，自从参加联合国以来，一直是遵守宪章透过联合国和平解决问题的好模范。

我要借这个机会向美国代表团表示我们对于梅洛伊大使和他的助手们在那个残忍的情况下惨死表示最深的同情。我们对这种残暴罪行，十分愤慨。国际场合上不断增长的不受节制的侵略和无政府状态，近来越发在个人的恐怖行为上表现出来，这种行为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法律秩序和安全的水平急剧下降。

根据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成立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任务，即向大会建议目的在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在第3236(XXIX)号决议所承认的权利的执行方案。这些权利包括：第一，不可剥夺的不受外来干预的自决权利和取得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第二，同样不可剥夺的重返他们被迫离开的家园和产业的权力。这个决议又明确地号召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重新收回他们的产业。

我不必多谈巴勒斯坦问题的细节。委员会的报告，无论在其说明部分或其建议部分都是一个很清楚而毫不含糊的文件。委员会主席梅杜恩·法尔大使的综合性报告已经把整个问题的显著事实简单明了而客观地说出来了。我要趁这个机会对法尔大使主持委员会会议明智开明专心致志争取主动领导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敬意。我们也要热烈祝贺来自我们姐妹小岛马耳他的高奇先生，他以示范性的勤奋和技巧来执行报告员的任务，深为大家赞赏。

大家都知道，联合国已经有太多的决议号召难民重返家园，如果他们不愿重返，就赔偿其财产损失。这些决议一年又一年地没有被执行，可是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严重，同时也越来越多。我国代表团很早就对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采取积极关心的态度，在一九六二年且曾提出分期和逐步执行遣返决议的具体建议。那些建议是很合理的，可能造成新的局面，然而不幸的是，并没有被接受。

但是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和收回土地的权利日益普遍地被人承认，因为这些权利本来就是合法而不可剥夺的。时间的推移并不能影响这些基本权利。

打打停停的战争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更加严重，结果，随着一九六七年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占领区的面积和难民的数目也就增加很多。由于这些发展中东问题的一部分原来有限的难民问题，却成为范围大得多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这样，这个问题获得了它的独特身分，同时成为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

委员会的报告是一项积极和全面性的努力，目的在执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从而消除解决通盘中东问题的基本困难和绊脚石。

委员会在执行它的任务时，根据联合国宪章、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大会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有关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就本问题作出的强制性决定，慎重行事。委员会也相当地考虑到当前局势的实际情形，但同时也顾到现代国际法的基本戒律和具有约束力的准则，包括不得使用武力获取领土以及不接受因强迫改变一国的人口状态所造成的局势。这种具体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一九四九年第四个日内瓦公约的行动，普遍受谴责，永远不能造成有效或可被接受的局势。

委员会一方面以这个案件本身的真正是非为指针，一方面在其建议上表现出经过审慎考虑的通融性，以便这些建议切实可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由于它对建议的态度合理，作出肯定的贡献。只要有关各方对合理的调整都有好意，对这个重大问题公正持久的解决可能真的会实现。当然，这个解决必须是和平的。因为在技术上已转变为核子时代的世界上，问题再也不能用武力来解决的了。然而，只能透过对原则和正义的尊重，才能达成依据宪章的和平解决。这样，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现实主义，倒是道义的处理办法而不是物质的处理方法。

就象上星期的《纽约人》杂志上一幅中肯的漫画里所说，“阿尔斯顿事情再也不会那么简单了。现在，走合乎道德的高尚道路，也许比走合乎实际的低下道路更实际了。”因此，解决方法的切实可行性，一定要从处理问题的道义方面去寻找。

这个委员会可能是由大会所设立负有执行任务的联合国委员会的第一个例子，

这个任务就是建议有效方法以执行联合国尚未被执行的决议。这些决议如果继续不起作用，将对联合国的真正宗旨以及其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首要任务的有效性产生最不利的影响。这件事例可以当做执行方面的一项考验事例，即在实际办法上安全理事会能够根据宪章具体规定所要求安理会采取的方式行使职权到什么地步，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本身通过的决议，因为透过联合国整个国际安全与和平结构的成败，都系于这些决议的执行。

除了这个项目之外，联合国内以及在世界上越来越认识到安全理事会有关国际安全事项的决议亟待执行，这可以从大会议程近几年来有关国际安全事项的一般项目的增加中看得出来，而在这些事项方面的特征似乎只是失败。

我们表示希望这件事例能成为更仔细的研究执行问题的开端。因为如果联合国维持国际安全与和平的首要目的不能实现，在决议上花那么大气力，并在联合国的行使职责上花那么多经费，到底还有什么目的呢？我们希望，在还不算太迟以前，改弦易辙，更尊重宪章和那些有关国际安全的规定。

主席：我谢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的夸奖。

谢勒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首先我要说你来主持这个理事会的辩论，并在我国庆祝建国两百周年的前夕来访问我国，给我们很大的面子。我们同时对圭亚那上月庆祝其独立十周年纪念也要表示祝贺。其次我要附和理事会前面几位理事对拉什利·杰克逊大使本月份很能干地处理了理事会许多迫切事务，表示钦佩之意。

我还要借这个机会再一次向理事会里所有对美国驻黎巴嫩大使、经济参赞和他们的司机的死亡恳切表示同情的人致谢。这个可怕的行为使整个中东局势的严重性、爆炸性和悲剧性成为现实，那往往不是我们的语言所能做到的。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主题，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是想掌握中东冲突某一方面——一个最主要方面——的努力。我国政府并不怀疑这些努力的用意是好的，委员会的各成员工作勤奋认真，草拟了促进解决中东问题的建议。

但是我必须坦率地说，正象我国代表团以前讲过的一样，我们的印象是基本方针走错了路。中东冲突可能是国际舞台上最复杂的争端。无论意图有多好，假定这种问题可由委员会来解决是切合实际的吗？鼓励当事各方就他们所面对的严重问题重开谈判难道不是联合国的责任吗？

只有考虑到阿以争端涉及的所有问题，透过一个协商的全盘解决，才能达到和平。这种解决的骨架就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里。自从今年开始以来在涉及中东局势各方面的许多次安理会会议上，美国早就表明它关于解决中东问题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关于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和关于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问题的立场。

我们关于这个会议所审议的报告立场也很清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我们对大会设立二十国委员会的第3376(XXX)号决议投反对票，正如我们曾对大会设法予以执行的第3236(XXIX)号决议投过反对票一样。我们投反对票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关心巴勒斯坦人民。我们一直不断地明白表示我们对这件事的关心和我们的信念，也就是说，如要有持久的解决，必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我们深信，各种决议和委员会的报告并不是处理巴勒斯坦人政治前途问题最有效的方法。美国将尽她最大的努力，促成尽早重开意在解决所有问题的认真的谈判，我们深信只有透过这样的谈判，才能找到解决巴勒斯坦人问题的途径。

我要说明我国政府对理事会当前这个决议草案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个草案有两个基本缺陷。第一，这个草案完全失去平衡，只强调中东争端中一当事方的权益，而忽略另一当事方的权益。第二，这个草案申明：

“巴勒斯坦人民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包括重返的权利和在巴勒斯坦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我国政府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利益和他们在中东问题最后解决中扮演的角色，是须由当事各方协商的问题，而后才能在这个理事会的决议里加以规定。为了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准备对我们面前的决议投反对票。

最后，我要附议英国同事呼吁对近东救济工程处捐献款项，以便其为需要援助的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继续进行人道主义工作。我们对沙特阿拉伯的慷慨解囊以及日本和联合王国政府的愿意捐款，很受感动。福特总统已向国会提出要求大为增加一九七六年度美国对近东救济工程处捐献的款额。我们相信这是处理巴勒斯坦人民目前需要的适当方法，因为我们决心为巴勒斯坦人民和整个中东带来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主席：我谢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我国、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克逊大使和我本人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现请他发言。

胡特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多么高兴，关于委员会报告的辩论和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权利问题的讨论，是在你的指导下进行的。由于你有决心在一切被压迫人民享有自由、尊严和独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进步的国际秩序，因此我们可以希望，安理会的这次辩论会有良好的成果。采取公正的措施，来帮助我们的人民在巴勒斯坦行使我们的民族权利。我们代表团深深地赞赏你所起的明智和建设性的作用。

安理会又一次在这里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就象上一次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的辩论中一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注意到，占据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部队的代表又故意不出席。很明显，他们虽然没来，但是有赞助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中东的占领和侵略行为的那些人在这里，这就补偿他们的缺席而有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意见虽有代言人来表达，但是安理会各成员会记得，这还不是犹太复国主义明显地不理睬和侮辱国际社会的仅有的方式而已；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多次拒绝国际社会为了使巴勒斯坦和中东获得正义的和平而提出的明智忠告和有益的努力。

我们地区生命的悲惨丧失和冲突的继续不断，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持续侵略的直接结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但不让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行使其民族权利，并且继续压迫我们在占领区的人民，还对我们被迫流亡的人民施行袭击。犹太复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已经蔓延到整个中东区域，破坏了这个区域的和平。

这个地区不仅在近三十年来没有和平，而且大家都清楚知道，世界和平本身也同样地受到威胁。对于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大使馆经济参赞和他们的座车司机无意义地被谋杀，我们深感遗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强烈谴责这种无意义的罪行。我的代表团要向美国人民和被害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希望这些罪行以及过去数以千计同样无意义的谋杀能够推动安理会去有效地、勇敢地、正确地面对造成巴勒斯坦动乱和威胁中东和平的基本因素。这个希望不是太过份吧？

安理会曾经有许多机会对破坏中东区域和平的那些问题中的一个或多个表示态度；但是多年来，它的意愿和决心都被靠侵略繁荣滋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单方面行动弄得起不了作用。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安理会的保护者单方面地使用否决权，它的侵略和违法行为一直得免于受到有效的国际谴责和行动。安理会的成员都清楚知道，安理会以往不能行使《联合国宪章》所授予它的合法职权和权力，造成了怎样的严重后果；它本来应该保卫和促进和平，但是和平变成了恶梦。到现在为止，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的侵略和战争之害的，主要是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毫无疑问，别的人也会逐渐地受到同样事件的害——有些人已经身受其害了。如果安理会再次不能行使它的合法权力，无论是因为什么理由，都将会严重削弱它在其他地区的和平受到威胁时采取果断行动和制止任何国家的侵略行动的能力。

安理会面前的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国际社会英明的、真诚的、有才干的代表经过长时间的认真考虑而得到的结果。我愿意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名义，向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表示感谢，并向委员会的主席、塞内加尔的法尔大使表示崇高的敬意。草拟这份报告的委员会严格遵照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所规定的职权范围。我们认为委员会的报告维护了该决议的精神，也符合它对于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部决议的理解。因此，我们毫不惊奇地看到，那些传统上赞助在中东的侵略行为、传统上反对让巴勒斯坦人民实行自决的国家，那些从旁帮助破坏我们巴勒斯坦人民的祖国、驱逐我们的人民的国家，再次试图阻止巴勒斯坦人民按照大会的设想有序地实现独立和取得主权的过程。我想借这个机会，再次告诉那些国家：你们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无论你们用程序作为战术，还是凭借虚假的法律理由，甚至使用更厉害的武器，我们的斗争还是毫无疑问要成功的，我们在巴勒斯坦的人民一定会得到独立和主权。这些与我们为敌的国家要反问自己的问题只有一个：是宁愿让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民以有秩序的、比较和平的方式得到

独立和主权,还是一定要按照你们历史上一贯反对让一切被压迫人民得到独立和自由的做法,妄图再次拖延和徒劳地阻挡必然的历史潮流?

安理会各理事国都知道,我们在巴勒斯坦的独立和主权权利,是固有的权利;国际社会已经承认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民族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强调了这种国际上的承认。安理会的任务,都是帮着使这些权利得到有秩序的、坚决的执行。要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两个:因为这是正义的,并且因为这将有助于恢复中东的和平。

最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发生的事件,再次提醒了我们: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继续指导着同样几个国家的行动和政策。这些国家继续提供明的和暗的财政和军事支援给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使它们能够实施暴虐的种族隔离政策,占据非洲土地,使民主得不到实行。最近,安理会曾经有机会正确地就这种暴虐政策所造成的必然后果表示它的态度。这些政策无论是在南部非洲或是在巴勒斯坦推行,都必然会导致暴力行动,对国际和平造成威胁,因为很明显,军事占领、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以及移居殖民主义只能通过随着种族主义占领而产生的暴力手段来维持。对于这种暴力,身受殖民主义、占领和种族主义之害的人一定会有所反应,而这反应只可能有一种。非洲人民反抗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行动,与巴勒斯坦人民在拿撒勒、纳布卢斯、拉马拉、加沙、耶路撒冷和其他各地进行的全面反抗斗争是属于同样性质的,都是被压迫人民的自然的反抗行动。对于这种反抗,也只能有一种反应:种族主义占领者和殖民者会强化他们的压制手段,而被压迫人民则将加紧进行争取自由和尊严的斗争。自然,国际社会是会支持受害者的。但是过去曾经压迫人类的大多数的同样那些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却向同样的种族主义占领部队提供军事和外交支援,不论它们是在比勒陀利亚还是在特拉维夫。

委员会各成员所代表的国家,大多数在过去遭受过同样的压迫,其民族权利也同样地被剥夺过,因此很明显,他们对于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之间、压迫者和被压迫

人民之间的对抗有类似的想法。因此他们首先要求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无条件结束占领，让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行使他们的民族权利。安理会各理事国不难赞助委员会的这项请求。安理会的各次声明和《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在这一点上是很清楚的：用武力夺取领土是不能容许的，也是非法的，违反任何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军事占领的结束不能附有条件，不应受到任何条件限制。这是一项绝对的原则，不能而且肯定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修改或者提出别的什么条件。因为如果容许在一个地区加上条件，就必然会使它在整个世界失去效力。国际社会通过大会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独立和主权权利；这种权利要到犹太复国主义结束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祖国的占领之后，才有可能并且实际上可以实现。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重申它坚持不能接受“征服原则”的决心；安理会必须紧急采取有效措施，结束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占领。

我愿意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我们的愿望是在巴勒斯坦——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实现独立。正如我们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占领我们的土地而斗争，我们也强烈反对任何土地被任何外国或外来政权占领。在我们努力促进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完整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却多年来竭力破坏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了找理由解释他们征服巴勒斯坦的行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竟建议国际社会把他们的征服原则变成一个普遍性的原则；为此，他们曾经建议巴勒斯坦人民到别人的土地上去取得独立和主权。

二十国委员会的成员清楚明白地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只能在巴勒斯坦行使。因此，他们正确地提出，要求让被逐离本国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重返故国。对于让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乡土的实际办法，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委员会各理事国对于这个原则应该不会感到意外。连那些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承受的说不尽的苦难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过去也都赞成这个原则。虽然它们的行为和政策助长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效地阻挡了这一原则的执行，但这既无损于它

的正确性，也无损于它的合法性。大会和安理会的若干决议确认并重申了这个原则。因此，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将这个原则落实为具体的国际行动。巴勒斯坦人民一定要回到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问题只是：我们是以有秩序的、比较和平的方式重返家园，还是要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在友好国家的支援下，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为重返家园而斗争？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保护者是否一定要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便阻止我们的人民重返家园，阻止我们的人民在巴勒斯坦行使我们的民族权利？

安理会的成员都清楚知道，巴勒斯坦问题和所谓的中东问题有密切的、有机的关系。我们完全知道这种关系的存在。然而现在大家承认，而且连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那些国家也都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安理会却曾经多次要应付那个派生的问题，而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附带的问题来处理。因此，也由于其他原因，安理会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另一方面，大会已经成功地把这两个问题拆开来，同时也承认它们之间的关系。大会把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当作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肯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并设立了适当的体制机构来执行它的决议。大会还进一步制订了一个合法的程序，处理决议的贯彻执行问题。这样一来，大会认识到，需要分别用不完全一样的特定决议来应付两个不同的但相关的问题；要在不完全相同的范围内谋求所需的解决办法。大会订出了不同的执行办法。

因此，安理会现在有一个机会正对问题的症结所在，开始订出适当的措施，促使大会决议得以有效执行。安理会不能推卸这个责任，更不要受程序和形式的阻碍，虽然它们对于别的问题可能是恰当的。因为，现在安理会必须着手解决巴勒斯坦冲突的症结问题。过去，安理会没有致力于这个问题；现在，它得到一个这样做的机会。二十国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基础，安理会可以据此通过措施，以便于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相信，安理会将会通过这样的措施，从而对巴勒斯坦的正义与和平的恢复作出重大的贡献。

主席：谢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所说的恭维话。

我现在要以圭亚那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向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就美国大使、他的经济参赞和他们的司机最近在贝鲁特丧生一事，表示我国政府和我个人的深切同情。我请他不但向他的政府同时也向死者的亲属致意。这些悲惨的死亡事件只不过更为冷酷地表明中东问题继续是非常紧迫的，有必要加以处理。

有人指责安理会在逃避现实，进行徒劳无功的辩论。但是他们忽略了当前的现实植根于一种人文情况，这种情况虽然可能起源于过去，但现在那些鼓吹现实的人却倔强而顽固地要加以保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遗留给人类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中东在文化和利益上的冲突了。使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要这样费力地去应付的问题并没有几个；而使人怀疑联合国在消弥潜在冲突的能力方面，也没有几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本组织的前身，老国际联盟就是在全球安全这个问题上败下阵来的。作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我们受到历史和先例教训的告诫，要反省一下这种失败的原因，进而从这种反省之中取得有效地集中我们精力的意志和洞察力。

今年以来，我们在辩论旷日持久的中东问题各种错综复杂的困难上面，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到现在仍然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任何意图规避联合国系统和我们所通过的许多决议的解决办法，都会丧失其合法性，丧失其可信性，而且会失去普遍的共同意见的标志。如果世界舆论可以不受惩罚地被藐视，肆无忌惮地认为以非法的和成功的暴力取得的利益是不可谈判的，而区域扩张政策竟是一种国际道义行为的话，那么也就无需为有组织地发表世界舆论而建立一个机构了。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乃是我们对此问题最关心的部分。我国代表团要向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的福尔大使道贺，因为这份报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它的陈述方法也是极为杰出的。

有些人批评我们目前的努力，因为他们认为这份报告只谈到构成整个问题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另一方面，我们所关心的却是不让这场辩论在可疑地专心于数字游戏里失去其重要性。我们相信要在中东取得持久和平，将从始至终都要以巴勒斯坦人民能满意地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依归。人类的任何一部份竟然还被困在难民营中备受侮辱，接受全球恩赐的怜悯，这是我们不能忍受的现状。

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席卷全球的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份。它是在历史上一直有文化相争的温床的恶名的地区发生的。其他在远离这个区域生活的人们，对这个地区存有不真实的全球防卫的想法，他们顽固地担心着全球交通的控制和能源的切身命运的问题，从而使这一场斗争更形复杂。他们的困境使那些关心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的主张不值一哂。

创立以色列的是联合国；使这个创造物不去废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正是联合国的责任；它也不能容许任何偶发的偏袒性质的阴谋永久地剥夺和不利于那些要求权利的人民，因为他们的要求和我们自己所竭力维护的权利相同。

除了上述原则，另外还有两项原则是圭亚那认为任何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所不可缺少的。

以色列必须自它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出，——而且要迅速地这样做。以武力占领属于任何国家和人民的领土，不论以什么捏造的借口、或任何虚假的军事理由，圭亚那是永远不会加以宽恕的。非法保留不合正义的永久象征不能带来安全；不断地、持续地伤害邻国的国家主义也不会带来安全。

第三项原则是：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国在内——必须有生存的权利，这是在得到普遍承认和严格尊重的疆域内生存的权利。我们随着时代的演进，并不能使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享有符合现代战争的军事防卫概念的边界的自由。但是，这却不应成为进行贪婪的扩张主义和建立外国人居留地从而错误地消纳所取得的土地的借口，这些居留地都是为了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继续保持一项本来是不正义的行为而设想出来的。

巴勒斯坦人民在过去和现在都对联合国体制怀有令人敬佩和感动的信念。他们的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曾勤奋积极地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后者的报告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他们对安理会和大会就行动方案（诸如该报告中所载的方案）作出积极的反应怀有信心。

报告中的建议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行动方案，如获执行将会大大促进一项全面解决的前景。有意义的是报告确认了联合国在寻求一个公正持久解决办法方面的必然作用和责任。它的建议是以联合国所通过的许多未获执行的中东决议为基础的。因此，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便打破目前停滞不前的局面和采取主动来为最后全盘解决铺路。

在这场辩论中我们仔细地听取了许多位代表的发言。安理会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缺乏认识实在是一项巨大的疏忽，而现在世界上与日俱增的大多数人民和国际组织已经认识到他们的权利了。我们这种疏忽是必须纠正过来的。我们绝不能失去兴趣，也不能失败；我们绝不能厌倦辩论；我们的坚定态度也绝不能动摇。我们绝不能把未完成的任务交给后代去进行。我们必须坚持对这种不可剥夺性的概念不加任何限制条件。作为一个机构，我们必须确认并且继续确认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决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权利。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昨日下午的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又一次被迫聆听了一篇充满反苏谰言和最无耻诽谤的例行攻击，即中国代表赖先生的发言。在他的诽谤性攻击中，他并不是第一次地使用了戈培尔的宣传方法，就是漫天撒谎，以致使天真的人信以为真，而首先最相信这谎话的人就是谎话的作者自己。

那位发言者为了造谣中伤苏联和歪曲它作为阿拉伯人民的朋友和盟国的正义政策，竟然厚颜地把苏联描绘成为阿拉伯人民的敌人，说它反对中东和平的实现，是要造成新的世界大战和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苏联的敌人从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不断地造谣中伤我国。现在，毛派分子接过了毁谤苏联的肮脏勾当。

不过，如果大家稍为想想中国代表所说的话的内容，就会发现里面显然有前后不符、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一方面，他对于阿拉伯人民——包括巴勒斯坦人——于一九七三年十月抗击以色列侵略的英雄的、胜利的斗争表示高兴和钦佩。另一方面，他却诋毁在那场光辉的胜利中，其积极援助和支持——主要是其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那些人。

帮助取得那场胜利的，不是在北京那班光会讲话的人，也不是他们对苏联的恶意攻击；而是苏联方面的真正援助，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正是由于这些援助和支持，才取得了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的成功。

“所有这些年来，”——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五大的报告中说——“苏联一贯支持阿拉伯人民铲除以色列侵略所造成的后果的斗争。我国帮助了顶住侵略者的几个国家——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强它们的军事潜力；一九七三年十月的战争证明，这种帮助是有效的。

“我们在联合国内外支持了阿拉伯人的政治斗争。”

这种帮助赢得了阿拉伯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重视和深切的感激。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卡杜米先生于今年三月接受贝鲁特的周报《星期一晨报》访问时说：

“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向是巴勒斯坦人民事业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苏联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在整个十月战争中都站在我们一边。阿拉伯人不应该忘记，他们是用苏联武器取得胜利的。一九七三年十月，苏联建立了将莫斯科同大马士革和开罗连接起来的空中桥梁。武器就通过这些桥梁运到叙利亚和埃及，帮助了阿拉伯人反击以色列的正义斗争。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和苏联的友谊。”

这是对中国造谣者的好得不能再好的回答。只要将卡杜米先生的友好言论和赖先生的调言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中国毛派分子道德低落和恬不知耻的真实深度。

中国代表团在安理会要达到些什么目的？

首先，它想诋毁和分裂包括苏联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并离间它们同阿拉伯国家以及不结盟国家的关系。

其次，大家都看得出，中国代表毁谤攻击苏联，歪曲它的政策，旨在妄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放过对中东的悲剧真正应该负责任的人——以色列的领导人、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和它们的有钱的保护者。

中国以反苏行为为手段，妄图为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行为辩护，就象它在安理会上以反苏为手段妄图为南非侵略安哥拉的行为辩护一样。但是，非洲各国的代表正确地挫败了这个企图。

因此，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的领导人对于解决中东冲突毫无帮助。刚刚相反：他们事实上把注意力从冲突的解决转移到反苏方面去了。他们这样做，正帮助了以色列和它的保护者，让它们继续巩固它们对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统治，并且避而不谈解决中东冲突的问题，阻延这个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北京和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扮演的是为虎作伥的角色，是以色列侵略行为的赞助者。

这也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色列自己不必参加安理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以色列确信，并且指望着：歪曲和诽谤苏联政策的肮脏勾当，自有中国代表去做。在这方面，不禁想起我们的一句俗语：“当你能够买一只恶狗为你大声狂吠，还何必自己去叫？”

至于指控苏联为中东和平之敌的谬误说法，我们有充分理由这样说——这也是大家很清楚的：没有任何国家象苏联一样花了那么多力气去谋求公正地、和平地解决中东问题。在这里进行的此种讨论的过程中，苏联代表团曾屡次列出公正地、和平地解决中东冲突的原则，这些原则并经苏联政府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声明中再次予以提出。

但是，中国并不支持这些原则；它宁愿维持中东的军事紧张局势，让以色列巩固它的侵略果实。

至于新的世界大战和霸权主义的问题，让我提醒大家：在抗击希特勒式法西斯主义的伟大爱国战争的岁月中，苏联牺牲了二千万苏联儿女的生命，为的是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不再遭受战争祸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一直不懈地致力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感到高兴和自豪的是，在当前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苏联的立场和不结盟国家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的立场可不能说成是这样。

苏联和不结盟国家赞成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并主张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中国反对这样做。

苏联和不结盟国家赞成裁军和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中国反对这样做。

苏联和不结盟国家赞成要求停止没有意义的军备竞赛，并赞成节减军费预算。中国以及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反对这样做。

苏联和不结盟国家要求停止试验一切形式的核武器。中国反对这样做。

二十五个无核国家宣布，它们愿意不带任何条件地参加关于缔订一项禁止一切

形式核试验条约的会谈。 中国反对这样做。

此外，查一查联合国的实际具体事实，就暴露了中国代表的种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具体地说，这些事实暴露了谁赞成、谁反对和平与裁军，谁在扬言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关于新的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已经多次听到中国代表团正式地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这里引述《纽约邮报》的一段话，其中有对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样的一次尚武讲话的评论。 这篇文章题为《幸福的日子又快来了》，登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的报上，里面说：

“中国在这里的联大会议上说，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是极其荒诞的说法。 中国代表之所以要在他的发言中重复新华社所捏造的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和霸权主义的恶意反苏谰言的原因是相当清楚的。 中国妄图用这种骗人的反苏谰言、欺骗和诽谤，转移人们对它的整个外交政策方向的注意力，从而挑起新的战争，以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的大国霸权主义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要实现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把中国变成一个能够支配别的国家和人民的国家，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一个独特的超级大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正在越来越快地发展它的军事和工业潜力。 目前，中国将其预算中的百分之四十用在军事需要上。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反对裁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想要利用不结盟国家，自封为第三世界的领袖。 为了实行它对不结盟国家的霸权主义政策，中国的领导正企图在大多数不结盟国家中建立亲毛派政权。 北京不断地在这些国家里挑起内部动乱和组织武装行动。

中国最近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解释了它的大国霸权主义目的：在本世纪末以前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这其实是重复了毛泽东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讲法：“我们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这是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说过的话。

三年后，在一九五九年，毛泽东说：“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 在他们的大国霸权主义计划中，北京的领导人对亚洲的作用有特别的打算。 他们把亚洲各国看成是达到他们的并吞主义目标的第一块跳板和滩头堡。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亚洲集体安全的概念那么大发雷霆。 一九六五年八月，毛泽东在制定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时说：

“我们要控制东南亚，包括南越、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东南亚那个区域非常富有。 它有大量矿产，为了取得它，就是代价很大也肯定是值得的。 掌握了东南亚之后，我们就能够增强在那个地区的力量。”

正是为了这些原因，北京的领导才盼望发生世界大战。

早在 18 年前，毛泽东就不加虚饰地说，要是发生热核战争，世界上半的人死掉，中国一半的人死掉，他认为也没有什么可怕。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的发言再次表明，这么多年来，毛的立场完全没有改变。 事实上，他的立场是更坚定了。 就在他最近的一首词——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鸟儿问答》中，他还颂扬一个天地翻覆、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人间世界。

这就是毛泽东的厌恶人类、颂扬战争的思想，使我们想起了梦想用德意志法西斯主义统治世界的希特勒的野蛮思想。 在官方声明和他的诗词创作中所表露的思想，等于公然要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只有象智利法西斯主义者和南非种族主义者那样的国际反动派和侵略者才会这样想。 这两个国家和中国一起，在联合国投票反对苏联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核武器的提案。 它们这种立场不顾一项事实，即：不结盟国家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都对那个提案投了赞成票。

这些事实表明了中国的真正具有侵略性、扩张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立场，无论怎样污蔑苏联也是掩饰不了的。 这是中国代表简直不可能反驳的事实。 这种战争和霸权主义思想，是地球上一切正直的人所憎恶的；他们对于新的世界大战和霸权主义已经给了坚决的回答：“不要！”

目前，就苏联方面来说，我们正在展开一个群众运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求停止军备竞赛和实行裁军的斯德哥尔摩呼吁书征集签名。苏联人民在这个呼吁书上签名时要求停止军备竞赛，使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不可倒转。苏联人民深信，在争取和平与缓和的斗争中赢得的胜利，为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信念、新的信心和乐观的想法。和平是可以维护的。苏联相信，在我们谋求确保世界和平的努力中，团结一致的世界力量，尤其是社会主义力量和不结盟力量，将能克服仍然堵塞在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道路上的障碍，从人类生活中永远排除侵略、压迫、剥削、饥饿和苦难。我们还坚决相信，无论北京的领导和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怎样欺骗、撒谎或者污蔑，把真理或现实加以歪曲，也阻止不了正义事业——即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的胜利。我们还坚决相信，苏联共产党二十五大所通过的争取和平与国际合作、自由和各民族独立的进一步斗争纲领，将会付诸实施；全世界将会看到，胜利的将是苏联的“国际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必然性”概念，而不是中国的“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想法。

主席：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代表要发言，我就认为理事会可以开始就 S/12119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日本代表要求许他在投票前作解释性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安倍勋先生（日本）：如同我昨天在本安全理事会所说明的，日本政府对中东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一项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应以下列几项要求作为基础：

第一，以色列军队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占领的一切领土；第二，尊重和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疆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第三，根据《联合国宪章》承认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我愿再次重申，对于中东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所有这三个要求都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必须一起得到满足。因此，我要说明，任何不符合上述日本立场的解决办法都不是我国政府所能接受的。

让我回到我们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的内容和措辞。第一，关于执行部分第1段，虽然我国代表团赞赏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在该报告第一部分的工作，它却不能支持关于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建议，因为，依我国代表团的看法，它们无论在法律上或政治上都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不过，我们仍然能够支持执行部分第1段，因为它只是注意到委员会的报告而并没有对其内容预先加以评断。第二，关于执行部分第2段，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报告中所宣示的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它能对肯定那些权利加以支持。

不用说，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某些权利时也应该同样承认该地区任何一国或各国人民也享有那些权利。

第三，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一段提到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我国代表团在上届大会表决这个决议时是弃权的。我国代表团了解有人认为有提到该决议的必要，因为这个委员会是根据该决议而成立的——也就是说，是根据程序上的理由而成立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对该段可以过得去。

在公开表明了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和意见之后，我国代表团准备投票赞成这项决议草案，但有一项了解，就是：它将作为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338(1973)号决议的补充。

主席：我现在把安全理事会面前的第 S/12119 号文件中由圭亚那、巴基斯坦、巴拿马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以举手方式进行了表决。

赞成：贝宁、中国、圭亚那、日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意大利、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的结果如下：十票赞成，一票反对，四票弃权。该决议草案因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而没有获得通过。

有几位代表要作投票后的解释性发言。我现在请他们发言。

托马斯先生（联合王国）：我要简短地解释一下我国代表团为什么对安理会刚才所表决的决议草案弃权。我国代表团对于最后未能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由主席发表一项足以反映整个安理会的意见的声明，来结束这项辩论，感到遗憾。

从我国代表团六月二十五日在安理会中所作的声明显然可以看出我国代表团所以对本决议草案弃权的理由所在。特别是，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一个草案只是单独挑出问题的一个方面，即需要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完全接受——却不提到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构成其整体部分的别的方面。

在这次辩论中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国政府完全承认需要增补第 242(1967) 和 338(1973) 号决议，以便顾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权利和使他们能够表示他们的民族同一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一点必须以能够和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在有保障和得到承认的疆界之内和平生活的权利相调和的方式达成。

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三个基本要求必须一起考虑并且要看作是一个整体。因为这项决议草案没有考虑到这一基本要点，所以我国代表团不能对它投赞成票。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国代表团很遗憾，感到不得不对安理会面前的这项案文弃权。我在六月二十五日在这里所作的发言中已经清楚说明了它所以要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

法国虽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拥有一个独立的祖国的权利，但我们认为，这个权利只有在一个全面解决的范围内才能实现，这是调和所有各方的合法权利和利害关系的唯一途径，因为这样才不致使问题的各个因素彼此脱离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赞同只包括多种因素之一而不同时考虑到其他因素的一种手法。

这个总的保留特别适用于下列各点。在序言部分第四段，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而且，这项断言与紧接在后面的一段相矛盾，我们从该段理解到：必须对这个问题觅得解决办法，特别是为求达成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起见。我们不认为这项决议草案在序言部分第五段中提到寻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算是适当严谨地照顾到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因为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只是考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方式。

执行部分第2段是确认一项原则，我们对这一点并不反对，但是认为不应当脱离一项解决的其他因素而把它单独举出来。

再说到执行部分第1段，我们不认为安全理事会注意到二十国委员会的报告后就有理由诉之于制订一个决议草案。我们刚才投票所得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觉得，在现阶段，这份报告仍然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文件，委员会在送交大会之前还要加以修改，我们大可留待主席从这次的辩论中去得出结论。

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的问题在寻求中东问题的解决的努力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目前工作的结果感到由衷的遗憾。虽然二十国委员会的报告激起我们提出某些保留，但它究竟是可供安理会审议的一种有意义的贡献——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并不是在今天晚上就停止的。它必然的还要继续下去，直到最后我们以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订明一项解决办法的各种公认的成分，直到在同时我们促成他们在协商中考虑这些成分，以及直到最后我们大家都认可这些协商的结果为止。

卡瓦利埃里先生(意大利): 我要简单的解释一下我国代表团刚才所以对 S/12119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弃权的理由。

如同芬奇大使昨天在安理会第一九三五次会议上说过的, 我国政府认为:

“...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对中东取得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第一九三五次会议, 英文本第 23 页)

我国政府又认为:

“...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以促成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为目标, 是为求取中东危机的终极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所必须同时实现的三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 (同上, 英文本第 26 页)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由这次辩论中的许多发言可以看出, 上述各项原则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得到很广泛的接受。因此, 我们非常希望它们能在一个旨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订出新颖明确的定义以便作为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其中指明了中东危机的所有各种因素——的补充的决议草案中反映出来。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就只得委身于弃权之一策了。

我们同时还要进一步申明, 我们深深关切这个政治上具有决定性并且最充满着人性的问题; 我们并且坚决希望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对它的逐渐改善和最终的解决作出贡献。

周先生(中国): 中国代表团投票支持 S/12119 号决议草案。虽然如此, 我们认为有必要重申中国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八日发言中所阐明的立场。简单地说, 这就是, 我们主张: 安理会应毫不含混地确认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享有的民族权利必须得到全面恢复, 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采取一切手段恢复上述权利, 同时责成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而不是部分地撤出它所非法侵占的一切领土。我们支持“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包含的一切符合上述精神的内容; 对其中有所不足之处和某些含混的提法, 则应按照联合

国大会第 3236 (XXIX) 和第 3376 (XXX) 号决议的精神加以修改和补充。

中国代表团在发言中阐述了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实质和症结所在。而马立克先生在铁案如山的事实面前，理屈词穷，不得不再一次诉诸扯谎、抵赖和辱骂。但是马立克先生和他的同事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准备的这套谎言和诽谤绝对帮不了他什么忙。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讲话吧。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如何破坏阿拉伯国家十月反侵略战争，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经过近一个时期以来许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揭露，新沙皇在阿拉伯国家乘人之危，敲诈勒索，攫取各种特权和军事基地，疯狂进行渗透、干涉、颠覆、扩张的丑恶面貌更加大白于天下。一些阿拉伯国家同巴勒斯坦人民并肩进行反侵略斗争的艰苦岁月中，其他阿拉伯国家患难相助，慷慨捐输，而你们却趁火打劫，大发横财，手段之卑劣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拿你们一再采取高压手段向一些阿拉伯国家勒索逼债的事实来看，连那个著名的贪婪毒辣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比起你们来，不是也相形见绌吗？这还不够，你们还以“为苏联舰队提供方便”为由，要人家提供军事基地，甚至要在那里划地为界，悬挂苏联国旗，建立国中之国，本地人反不得入内，肆意践踏他国主权。在这些侵略活动受到抵制的时候，你们就不惜从事颠覆活动，要推翻人家的合法政府。这当然是具有起码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和人民所无法忍受的。难怪深受其害的一位阿拉伯领导人公正地指出你们“侵犯了我们的独立和主权”，指出新沙皇“是一条需要提防的毒蛇”。你们的伪善而又凶恶的面貌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有什么值得在这里吹嘘的呢？

你们同以色列的勾结，更是无法加以掩盖的。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在不断向以色列移民，特别是在十月战争期间，以色列人力奇缺的时候，苏联更是向以色列大量移民，一个月就移居了四千名犹太人。有的苏联犹太人一到以色列，就被编入现役，开赴侵略阿拉伯国家的前线。有的阿拉伯舆论愤怒地指出：这是一个超级大国出枪，另一个超级大国出人，用以色列打阿拉伯的战争！是谁在真正帮助以色列，不是一清二楚吗？

十月战争后，二十多个非洲国家同以色列断交。以色列处境十分孤立。而就是在这个时候，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加紧了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勾搭，一直发展到双方外长间的密谈。帮助以色列摆脱困境。马立克先生自己不就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吗？

说穿了，苏联的中东政策完完全全是对这一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张以及为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服务的。你们在阿拉伯世界极尽挑拨与分化之能事，制造和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煽动派与派之间的厮杀。在你们看来，就是要把水搅得愈混愈好，水混了才好摸鱼。

另一方面，你们又假惺惺地玩弄“贼喊捉贼”的把戏，这又骗得了什么人呢？你们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就最近一个阿拉伯国家内部局势发表的所谓声明中不是厚颜无耻地喧嚷什么因为你们同这个国家地理上距离较其它国家为近，因此就有权利要进行干涉吗？请问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大国霸权主义的强盗逻辑，又是什么？按照这个逻辑，你们不是就有特权可以肆意践踏邻国的主权，对任何一个邻国的内部事务进行粗暴干涉了吗？请问又是谁授与了你们充当这种国际宪兵的特权呢？事实上，你们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不管地理的远近，只要有机可乘，你们就要进行干涉、侵略和扩张。对于你们所谓的兄弟邻邦、大家庭的成员捷克斯洛伐克，你们是这样干的。对于距离你们较远的一些中东国家，你们是这样干的。对于远隔千里的一个非洲国家，你们也是这样干的。这就是新沙皇的头目勃列日涅夫所鼓吹的“有限主权论”的实践。换句话说，别的国家的主权都是“有限”的，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主权则是“无限”的。

争夺中东是新沙皇争夺世界霸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争夺下去，总有一天要引起战争。因此我们说，他们是当前新的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我不打算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在世界上到处伸手，疯狂扩军备战的大量事实，因为这是人们都十分清楚的。我在这里只想引证一下新沙皇自己以惊人的坦率所作的绝妙自白。这就是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最近出版题为“国家的海上威力”的一部新著。

在这部不可多得的著作中他搬出了老沙皇彼得大帝的“圣旨”来作为建立新的俄罗斯大帝国的座右铭，他说：“只有陆军的君主是只有一条臂膀的人，而同时兼有海军才是两臂俱全的人”，吹捧彼得大帝“以其坚决的行动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对制海权思想实质的理解，并善于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那么，新沙皇要寻求制海权的目的何在呢？他毫不掩饰地供认“苏联海军一向认为夺取制海权不是目的”，而只有为“控制世界”建立“一定的前提条件”，以便在所谓“不属于任何人的水域”“建立自己所需要的秩序”。这是你们的海军司令自己讲的话，而且是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的，总不是什么人的捏造吧。戈尔什科夫的这番自供状和新沙皇疯狂的侵略扩张活动加在一起，不就充分道出了社会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野心和发动战争的祸心吗？在这些事实面前，马立克先生的一切伪善掩饰之词，不也就彻底破产了吗？新沙皇在假裁军、假缓和的烟幕掩盖下疯狂进行扩张侵略的真面目不是已经被他们自己所揭穿了吗？但是，你们的侵略扩张本身就包孕着失败的种子。只要你们胆敢发动世界大战，苏联人民就一定会同世界人民坚决奋起埋葬你们这批穷凶极恶的新沙皇。因此，我们还是说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决定世界前途的毕竟是世界人民，而不是一小撮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代表只是证实了我在提到《纽约邮报》时所说的话，大意是中国宣告人类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但要在热核战争以后。这事实上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也是中国政策的本质所在。核战万岁！核战以后人类就有光明的前途！但是，中国不可能把世界拖进一场热核战争中。

在我今天的发言结束时我曾说，中国代表不能反驳我所引证的具体事实。这是我的假定，现在已充分地证实了。他并没有反驳我举出的任何具体事实。他只不过继续赖先生昨天根据充满着取材于《新华社》的反苏谣言引语的一份预备好的讲稿所作的诽谤罢了。

中国代表只是从口译中听到我今天的发言，他似乎觉得很难对我的发言作出任何反应。我希望，在他从安全理事会的记录中看到了我的发言后，他会明白，昨天他的同事赖亚力的反苏诽谤和他今天所出的那个诽谤的第二版，充满着谣言，不仅毫无根据，而且缺乏常识。

中国代表对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采取的敌对行为默不作声。这个国家，作为以色列侵略的护卫者，不惜滥用否决权，并且完全无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也显示出，中国代表的任务是要用他的恶毒的反苏诽谤，转移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使它不再集中讨论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问题的实质。

阿拉伯东部的人民充分认识到，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谁在尽力取得中东问题公正和平地解决，谁在同时鼓动中东和塞浦路斯以及所有其他问题中形势的恶化，以实现他们的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梦想。

我相信，在他从记录中弄清楚了今天的发言后，他就会了解他今天的发言，不仅是毫无根据，而且也缺乏常识。

松德贝格先生（瑞典）：如同我国代表团在昨天的发言中所说的，瑞典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和利益，包括建立一个祖国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支持第 S/12119 号文件内所载的决议草案，因为这份草案并没有充分清楚地指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的权利同该地区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在安全及得到确认的边界之内的和平生活权利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地提到最后一个因素是瑞典代表团所以弃权的决定性原因。

本哈亚勒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美国滥用否决权否决第 S/12119 号文件内所载由圭亚那、巴基斯坦、巴拿马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毫不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惊奇。事实上这是我们意料中事，因为美国既成权力机构继续充分支持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国代表团支持的决议草案，是最小限度所应给予巴勒斯坦人民的，他们要求自决权，这是神授的法律、国际宪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所承认和保证的权利。

尽管国际间对这一权利的支持，这一点在国际会议和本安理会中都已很清楚地表示出来，美国仍然顽固地继续拒绝接受大多数的意见而使用否决权。安理会为求达到适当的决定而辛勤地作出的努力，最后终于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的反对票所挫败，这在今年已不是第一次了。这一事实支持了我国的意见，即现在该是国际社会重新审议否决权的时候了。

安全理事会由于美国使用否决权而不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将阻碍不了巴勒斯坦运动，也阻碍不了巴勒斯坦人民为求达到他们的公正目标而进行的斗争。

主席：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准许他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虽然我在安理会为讨论我们面前的问题而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发言时，便已称颂过贵国的一位代表，我还是应该说我看到圭亚那外交部长担任主席是感到何等荣耀。在三、四十年以前，我做梦也想不到

会有这样的独立国家，能够达到你和你的兄弟们在贵国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以后的整个期间所显示出来的能力。

说过这些话以后，我认为我有论列这些辩论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神圣义务。

阁下，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自从一九四七年巴勒斯坦不幸地被分割以后，我个人便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让我提醒坐在这张会议桌旁的各位，不是旁人，正是已故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先生在他的《十四点》中宣布了民族自决的原则；由于当时各战胜国的贪婪，他只得满怀悲伤地离开欧洲。

我们大家都指望着美国高执自由的火炬。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美国毕竟在一七七六年就为了选择自己的制度、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作过战。因此，我这个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的人，看到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代表——当然他只是执行命令罢了——行使否决权，否决了这个温良的决议草案。事实上，这个草案已经被冲淡了那么多：它只是申明一个民族有自决权利的原则罢了。

这同一原则在联合国里被阐明为充分的权利，这使得我和我的一些同事——阿富汗的帕兹瓦克先生、巴基斯坦的已故的艾哈迈德·博哈里先生和印度的已故的独一无二的克里什纳·梅农先生等等——在五十年代为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而挺身而出，深信他们应该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

我就这个问题发言也许已经一百次了，但还是不嫌重复：要不认真看待宪章，宪章便会被人用来正好供应那些行使世界力量的国家的利益。看来我们这些小国和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国家只不过是那些称霸世界者手中的卒子罢了。这使我要谈到今天傍晚我碰巧听到的一段很不幸的插曲的尾声，但这对我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安理会内的两个兄弟，马立克大使同我的来自中国的好朋友为他们之间的歧见而争吵。我恰巧是个君主主义者，但当我看到两个怀抱同一思想的兄弟互相扭打、中伤和谩骂时，我并不引以为乐。他们干吗要这样做呢？他们有歧见——这又要使我们发出下面的评论了。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缓和问题不是新出现的，也不是基辛格先生发明出来的。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垮台，塔莱朗和梅特涅在维也纳聚会，想找出如何方能维持欧洲的和平，从此以后，“缓和”这个名词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而给法文增添了光辉。然而他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呢？并没有什么新奇：他们把欧洲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缓和”实在徒然拥有空名而已。对大英帝国来说，缓和是一段和平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英国已巩固了它的帝国：从一八一五年起，经过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直到一九一四年为止。由于有势力范围的存在，欧洲曾有过多次战争。

我并不责怪美国人或俄国人不愿进行核战争——我充分尊重我的中国朋友们——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做，危险将不会来自突然激发出来的敌对情绪，而是他们将被他们自己人民处私刑。假如发生战争的话，这些领导人，或是领导错误的人，将会躲进洞里来保全自己，但是会有一些人残存下来，他们就会对那些所谓领导人施用私刑。

因此，恐惧比“缓和”一词实在具有更重大的阻止作用。但是同时，任何基于不公正的东西迟早都一定会倒塌。任何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上的东西都会崩溃。而以下就是我们今天所亲眼目睹的：一个被人盗取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一个受到挫折打击的民族，这个情况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事实上在全世界都引起了骚动。我说这种骚动不仅影响巴勒斯坦人，而且影响到整个世界和年青人的活动，年青人对他们的领导人感到不满。

而在座的各位先生，则同我一起，都徒然变成了说空话而不采取行动的人。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做的事，并没有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导。大众传播媒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在这里听取我们发言的记者都发出详尽的报道，但是这个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是倾向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让我坦白地对我的好朋友谢勒大使说：我们了解今年是大选年，这一点是我们所知道的。我已在这里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大选了？一九四〇年时，我曾在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握过手，

是的，自从那时开始的。我见过许多次大选，但是从没有看到情况变得象今天这样糟的。我认识到我现在是在国际场地上，但是假如我对我的好朋友美国代表不忠实的话，那么我也就是对我自己都不忠实了。那些竞选公职的人们干些什么呢？他们戴着犹太小帽，进犹太教堂去拉票。当我的好朋友戈德堡大使同洛克菲勒先生竞选州长时，我问他：“你可曾在颈脖子上挂了一条有十字架的项链去赢取选票？”他说：“我不干这种事。”我回答说：“你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你会失败的。”他果然失败了。连我们的朋友洛克菲勒先生也去犹太教堂。

今年是大选年，所以否决不否决我们都不在乎。我们知道内情，也原谅你。你有你的借口。你不用说出来，我替你说就是。但不管你接受不接受都无关宏旨，我巴鲁迪在联合国服务已三十年，一定要向你们说真话。我们不想欺骗任何人，也不想欺骗我们自己，我们应当坦白。所以我们不要指望美国会有奇迹发生。今年是大选年。大会即将开会，我相信大选会在十一月举行，那我们就等着瞧吧！看看是戴犹太小帽的人成为总统，还是不戴的人成为总统吧！

那些渗透进西方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渗透进坐在我左边的这位先生——苏联代表——的世界。因为他的国家不允许这样做就被称为反闪米特。我也被称为反闪米特。我本来就是闪米特人，却被那些在幕后用金钱和用大众传播媒介来进行统治的哈萨克人称为反闪米特的人，他们不把事实真相告诉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那些以观察员身分坐在这儿为他们奋斗的目标辩护的人是谁呢？是巴勒斯坦人？让他们被阿拉伯世界吸收进去吧！但是他们不想要被阿拉伯世界吸收进去。他们有自己的实体。

美国人怎么不让英国人留在这里呢，虽然美国人原本来自英国的？美国人却同英国人打了一仗。

巴勒斯坦人民，那些所谓观察员们，他们正同侵占他们的家园的人进行战斗。

你们认为他们跟印地安人一样吗？ 这已成过去。 印地安人是英勇的。 许多著书的美国作家说，总是白人撕毁他们同印地安人订下的协定。 阿拉伯人不比印地安人。 他们呈现着各种肤色。 看看他们吧！ 有些是白人，有些是棕人，也有一些是黑人。 我们深以来自苏丹的我们的黑色兄弟为荣。我们阿拉伯人之间并无歧视。 但是为什么人们对待我们就象我们根本不存在似的呢？ 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力吗？

请记住，假如权力是建筑在不公道的基础上，它会垮台的。 试问昔日的帝国，包括我们的三个帝国，现在都到那里去了？ 它们崩溃了，灭亡了。 难道你们没有从历史上学到任何东西吗？

这里可以举出三类行动主义分子。 一类是那些支助善良目标或是任何目标——不问它被认为是好的或坏的目标——依其是否同某些方面的利益冲突而定——的行动主义分子；但从这一类中就产生出了烈士，他们愿意流血、愿意为他们奋斗的目标而牺牲。 不管他们是否正确，他们是 他们的事业的真正拥护者。 他们不仅是他们人民的事业的拥护者，他们还被夺取家园，被盗取祖传的遗产。 第二类是那些利用行动主义来帮助他们看风使舵，夺取权力的人；他们就是政客。还有第三类，他们的人数现在已变得十分众多，他们在市场上待价而沽，准备制造军事政变；他们就是内奸，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缓和”被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缘故。

俄国人不肯同美国人发生冲突，同样地美国人也不敢同俄国人发生冲突。 他们会互相毁灭。 那么他们求助于什么呢？ 就是内奸和军事政变。 他们出钱，利用代理人进行战争。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今天是在由代理人进行战争。

我们不能象这种样子继续下去。 我有责任再一次提出，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新的入手方法，要不然我们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笑柄，人们就不再会相信我们。 我们会丧失我们的可信性。 我眼看到了国联的解体；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我不想见到这个有着最好的宪章的崇高组织也解体。 考验是什么呢？ 是正义。 给予那些人民正义吧！

毫无疑问，犹太人受过很大的苦，但是他们在什么人手下受苦的呢？ 在欧洲人手下，而不是在我们手下。 假如欧洲人产生了罪恶感，他们为什么要把那些哈萨克人——那些在公元后八世纪才转变的从来没有见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强加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头上呢？ 顺便提一句，许多巴勒斯坦人本来也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却信奉了基督教；后来，在拜占庭时代他们厌倦了基督教，又改信回教。 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宗教是没有强制性的。

现在巴勒斯坦人来到理事会申诉他们的缘由。 一些理事国、一些不结盟理事国所要求的无非是请安理会注意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谁能反对报告中的任何措辞呢？ 有那一个字可以引起异议呢？ 美国代表怎么不提出一个修正案呢？ 它可能会被接纳，也可能被推翻。 否决、否决，否决是什么？ 有时一个共同意见比否决还要糟。

主席先生，我们不能再象这种样子继续下去。 我很高兴你担任主席。 你代表一个新国家，也许从新国家中可能会出现新的指示，使我们能整顿秩序，使我们不再绕着圈子转，使我们不再离题和互相谩骂，就象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和别人告诉我昨天所发生的那类事情。 我们来自中国和来自苏联的朋友们之间不应该发生争论。 虽然我跟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同，我还是称他们为朋友。

才不过几天以前，一位大使挖苦地问我：“你解决了你同马立克大使之间的意见分歧没有？” 我说：“什么意见分歧？” 他说：“你是个君主主义者，而他则是个共产主义者。” 我说：“不，我们都相信一个主义——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取代和超越一切主义的，不管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保守主义、左派主义还是什么主义。

当已故的赫兹尔先生请住在维也纳的著名的犹太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时，茨威格先生说：“主义太多了，我们只应有人道主义。”讲这句话的是个犹太人。事实上并无犹太人血液这回事。他就是一个人。

我们并不反对犹太人。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我们是反闪米特人的。他们才真可耻！假如有任何人反闪米特人，那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把自己放置在他人之上，是“上帝的选民”。难道上帝实行歧视？难道上帝把人分成不同等级？让我最后说一句关于上帝的话。不管是犹太教、基督教或是回教的上帝，至少都是在我的地区中孕育出来的。人们或是部落式的、或是半部落式的。所有旧约、新约甚至是可兰经的一部分都是借用寓言，以华丽的词藻写成的。原教旨主义的信徒泥于文字。但按照这些圣经，文字也会杀人的。

那些上牛津、剑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难道相信上帝给他们写了一张取得巴勒斯坦所有权的地契吗？得啦！他们只不过是玩弄天真和贫困的人的情感罢了！看在上帝的面上！正如有一次汉布罗主席请我终止我们的中国朋友和苏联朋友的争吵时，我会干涉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假如你们要讨论你们的歧见，请你们私下谈，不要当众谈，因为这实在使我们很多人都很痛苦。”我们都是朋友，我们在内心都是兄弟。我们不应纵恣这种行为。我将会阻止这种行为；我说会这样做，我就会这样做。我会说：“程序问题”，就会阻止这种行为。

我必须感谢我的同事们对我的忍耐。这不是一篇长篇的指责性的演说，而是一次坦率的谈话。

这份简单的决议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接受东道国正在经历一个大选年的事实。我们将假定他们是无辜的，并希望：他们完成了选举的过程后，美国的正义将会得到伸张，领导人们将会客观地、平心静气地、抛开力量均衡和势力范围的旧制度来审议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不要让任何人相信，假如领导人被

不公正行为腐化了，他们仍然可以继续掌握政权。象别人一样，他们将会动摇和垮台。但我们并不想看到他们倒台，因为美国人民是可爱的人民，苏联人民是可爱的人民，中国人民——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在我和他相见时不微笑的中国人。他们总是微笑着和友好的。但在这里我们却争吵起来，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可能有三四千，搅得全世界都骚动起来。我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人，我们不希望他们受苦。但是假如他们要把苦难带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也不要做得太过分而把苦难同时带到其他人民的头上。

阁下，我确实很感谢你，我觉得很幸运能够在作为贵国的外交部长主持这个问题的讨论时就这个问题发言，并且是最后一个发言者。

主席：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亲爱的同事们，我必须带着一些惶恐地宣布我们现在已到结束——至少我希望是结束——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的积极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承认，在这一个月期间，安理会的各个理事国由于必须审议若干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其中有些是国际社会好久以来都无法解决的——而加重了负担。这个月是漫长而困难的一个月，但是我敢说，总的来看，我们对我们大家为了助长安理会的工作效率，为了保持使安全理事会成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和成功的工具的希望所作出的真诚的努力，感到满意。

在这个月内，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有：塞浦路斯问题；在索韦托和在这个不幸的国度中黑人集中的其他地区黑人起义后南非的情况；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系统为会员国；和最近提出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问题。关于塞浦路斯，我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我认为，假如这项决议全部都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将会对安全理事会以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最终目标，即使塞浦路斯问题达成永久解决，作出重要的贡献。在这方面，有关各方负有重大的责任，为此决议特别

呼吁有关各方对联合国的努力给予最充分的合作。今年年底以前安理会再开会审议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的报告时，将能衡量它几个星期以前所采取的决定得到了多大成就。

关于南非问题，大家普遍承认，问题的根源在于下贱的、卑鄙的、可耻的、可叹的和可鄙的种族隔离制度。安理会可以感到满意的是，在它通过的决定中，它对所有那些决心果敢地努力根除这个只能被认为是可憎的制度的力量，包括大会中的力量在内，给予了援助。

众所周知，安理会未能就下列两个问题作出决定：安哥拉申请加入联合国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只能表示我知道大家都普遍怀抱的希望，即安哥拉被排除在本组织以外的情况不会持续得太久。

最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天来都继续不断地吸引住了我们的注意力。许多发言者已经提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在寻求足以导致公正持久和平的中东局势的全盘解决方面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有几位发言者同样承认大会根据第 3376 (XXX) 号决议任命的委员会的工作对国际社会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不应从安理会缺乏明确的成果的观点来看辩论的意义，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理事会特别讨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些辩论的记录也可以供联合国中献身于促进中东和平事业和致力于公正平等的解决办法的各个机构利用。

最后，我要对大家在我担任主席的期间和在我的亲爱的朋友和同事杰克逊大使担任主席的期间所表现出的富有耐心、成效显著和不遗余力的合作精神表示感谢。我也要对各位对我本人和我的国家圭亚那所说的客气、慷慨、有时甚至令人受宠若惊的话重申谢忱。我希望大家了解，我国非常看重联合国系统，因此我来到这儿并不是偶然的，或是由于一时的怪想或任性的结果。这是一个象征，我们认为这

个象征将会向世界社会显示联合国在我们向前发展的规划中和我们对人类的企望中将发挥何等重要的作用；我们企望，人类有一天能够攀登和平的山坡，而到达全人类——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正义和发展成为首要考虑的广大的高原。

安理会至此结束了对这个项目的审议。

下午六时五十分散会